

江村调查

王淮冰 李明

1992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，我们已是连续第9个年头，对江村（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）进行跟踪调查[1]。尽管时值秋收大忙季节，但我们已是老熟人了，所以干部群众仍然乐于花时间和我们交谈。

今年与明年

我们一进村，总支书记谭汉文先向我们介绍村的经济情况。今年夏秋两季，粮食收成都很好；副业养蚕比去年（遭受水灾）多收一季夏茧，收入有所增加；工业总产值，预计明年底可达到1300万元。农副工三业总产值预计比1991年增长20%，经济效益增长10%。关于明年，他们的初步设想是，继续保持20%的增长速度。农业上，向优质高效努力，划出一部分农田，种植市场需要的土豆、蔬菜、西瓜等，以增加收入。今冬明春，进一步改善水利条件，增强抗洪能力，还拟投入部分资金，添置农业机械。副业上，主要是提高桑田单产，多养蚕以增加收入，工业上，主要在产品结构上努力，向市场走俏的真丝产品进军，同时，积极进行开发工作，争取上一、二个科技含量较高、市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。

农业的隐忧

分管农业的村经济合作社副社长周生福说：“现在流行一种说法，‘农业让路，交通畅通，工业大上，副业稳住’。既然农业要让路，耕地就年年减少。1983年开弦弓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时，有耕地2764亩，每人口粮田加责任田是1.36亩。最近因人口变动，重新分配耕地，粮田只有1864亩，上报面积为2033.1亩，人均只有0.8亩。十年，平均每人少了半亩粮田”。听周生福的话，我们也颇为吃惊，近900亩粮田到那里去了呢？他报出了两笔大帐：1984年调整种植结构，粮改桑780亩，粮改果50亩，粮改桑，发展养蚕，增加农民收入，是深得人心的；粮改果至今只见树。不见果，群众有意见。还有70亩耕地，用在盖工厂、学校、筑路、修渠，以及村民扩建住房等方面。这几年，粮食单产逐年有所提高，主要靠采取增产措施，因此，耕地锐减对粮食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被掩盖了。但是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，那是很危险的。

周生福还谈到农用物资涨价，影响农民的实际收入问题。农用电、农机配件、农药化肥等，年年涨价，农民从农产品价格调整中得到的实惠，悄悄地被另一只手掏走了。拿蚕茧来说，过去售茧有化肥奖励，养蚕的成本与收入的比例是5:5。如今蚕茧售价虽然提高了，可是奖售的化肥却取消了，蚕种的价格上涨了，投入和收入的比例是6:4，农民实际上吃了亏，好处被商业部门占去了。

周生福颇为感慨地说：“各级领导都喊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，无粮不稳，但实际上不重视。别看这几天，家家户户抢收抢种，进展很快，其实是任务观点，质量不好，到田里看看就知道了”。这位对农业有着深厚感情的村干部深表焦虑：“民以食为天，农业怎好让路呢！”

村总支书记谭汉文在介绍情况时，还谈到农业发展的另一隐忧，那就是各项收费太多，农民负担太重，每户一年要负担500元。我们查阅了“庙港乡1992年扎口资金下达明细表”，开弦弓村620户人家，全年应付各项费用达31.34万元。“明细表”上列出的项目有：农业税、蚕桑特产税、教育附加费、建农基金、防洪保安基金、水利工程费、联坪水费、鱼池改造金、猪羊三保费、高额合作医疗保险、包干底垫金、退休干部统筹、军属优待统筹、五保老人统筹、村办管理费等等。具体分析，有些是有法可依，属合理负担；有些是上面开口子，农民出票子，是不合理或不够合理的负担。中央三令五申，要减轻农民负担，现在确实到了认真进行清理整顿的时候了。

工业的难题

1992年是新民分厂与盛泽新民丝织厂联营的第4年。据副厂长蒋孝坤介绍，由于双方以诚相待，分厂年年盈利。今年双方协议增加投入60万元，扩建厂房，增加20台织机，开发真丝高档产品。

村丝织厂去年与盛泽丝绸工艺织造厂联营，原以为与大厂攀亲，会一帆风顺，那知，联营三个月，亏损60万，只好散伙。今年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，特别是引进了仿真丝产品一花瑶，由于适销对路，总算打了个翻身仗。仅3月至6月，四个月就获得利润“万元”。预计这个去年亏损60万元的厂，今年可获利80万元。现在他们抓三件事：一是调整领导班子；二是增加投入100万元，扩建厂房，添置配套设备；三是开发较高档次的产品。

不赚不赔的江村酒厂，今年也想了一些办法，但不见起色。办下去，实在没有劲。但它毕竟使近百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务工的机会，每人年工资在千元以上，又不能停。可以说，陷于进退两难之中。

谈到今后村工业的发展方向，谭汉文从抽屉中拿出两份从科技市场获得的科技新产品的论证书，其中一个产品已被别人捷足先得，另一个产品，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，拿不定主意。他们由过去只知找市长到现在能主动去找市场，应该说是是一大进步。同时，村的领导们也认识到，要重视培养青年一代，要引进人才，掌握信息。

人才在哪里？

人才需要引进，但本村的人才更应保护、挖掘。

前几次调查，都提到村里花钱送到苏州丝绸工学院培养的大学生饶桂龙，在村丝织厂干了六年，今年却跳槽进了盛泽丝绸工艺织造厂，为什么呢？

我们听到两种不同的意见。一种意见认为，村里送饶桂龙上大学，他不应当忘本；年轻气盛，个性强，好提意见，顶撞厂长；想做官，要当厂长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，饶桂龙有才能，没有被重用；他引进花瑶新产品，使工厂走出困境，赚了60多万元，非但一点奖励没有，工厂人事调整，反丢掉技术科长的职位，这样才促使他下决心另谋出路，村里向他索取250元培养费，饶桂龙忍痛举债照付。村里说，对饶的离去，他们做了许多工作，未能留住。饶桂龙对我们说，他是被迫才走这一步的。如今在盛泽丝绸工艺织造厂研究所担任科长，票子（年工资6000元，高出村里一倍多）、妻子（爱人也被安排进厂做工）、房子（两间一套的单元房）都解决了，更重要的是所学专业能得到发挥，他到这个厂不久，就引进了一种新产品。对开弦弓村，他还是有感情的，最近村的新民分厂找他，他不仅提供信息，并在技术上给予帮助。

“重视人才”，层层都在喊，而村里花钱自己定向培养的人才，竟留不住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想到三个“重”。一是重视，真正从思想上弄通弄懂人才与振兴农村经济关系，真正在行动上，“尊重知识”、“尊重人才”，求才若渴。二是重用，不能武大郎开店，容不得比自己水平高的人。一个大学生，毕业六年，在车间当了几年保全工，至今仍不过是村办厂的技术员，怎能不使人“见异思迁”呢？对有真才实学的人，一定要放手使用，委以重任。否则怎能显示其才能？三是重奖，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，对科技工作者，应视其贡献的大小，给予奖励，有重大贡献者应重奖。有了这三“重”，“尊重知识”“尊重人才”才算落到了实处，从而避免类似“饶桂龙现象”的发生。

市场颇繁荣

村居五日，给我们最强烈的印象是，这里不仅已经形成一个市场，而且逐步配套，颇为繁荣。

穿村而过的从震泽到庙港的公路，是村里的主干街道，沿街开设的店铺陆续增加到 20 余家之多，一座营业面积达 600 平方米的农贸市场，正加紧施工，即将落成。这里的市场已和城市一样，全天候进行交易。早市最热闹，公路两边摆列各种摊贩，供应的蔬菜、鱼肉、禽蛋、豆制品，品类之多，不亚于城市，而新鲜程度优于城市。早市从 5 点多钟开始，到 8 点多，持续 3 个小时。上市交易者有五、六百人。每天清晨，村民们空篮而来，满载而归，有的另一只手还拿着早点，其情其景一如城市所见。早市过后，行人车辆不绝于途，商店是坐以待客，而卖水果、服装、小百货的摊贩，则站立道旁，招呼每一个顾客，到了晚间 8 时以后，仍有几家杂货店，店主们稳坐柜台内，或看电视，或听广播，等待最后一个顾客的光临。

关于开弦弓村的市场，去年调查，我们列举了三类：商业、服务业、运输业。今年调查，我们一方面看到这三类行业欣欣向荣继续有所发展，如杂货兼营小百货的商店就由 11 家增加到 14 家，5 家设在街上，另 9 家分布在村子里。村民购买糖烟酒和日用品，夏天吃冷饮，出门便是。另一方面又发现，劳务市场也由城镇向农村延伸。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，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，因此，今年村丝织厂已有四、五十个外地打工妹，她们分别来自苏北宿迁县和河南固始县。宿迁来的主要是为了学技术，因为她们家乡已经办起丝织厂，等待她们早日学成归来。固始县来的因其家乡的乡镇企业还没有起步，比较肯学、安心。我们与来自固始县的女工吴彭林交谈，她初中毕业，父亲是小学校长，开始不同意她千里迢迢出外做工，后来亲自来到开弦弓村看看，不仅自己思想通了，还送了八个小姑娘前来打工。此外开弦弓村还出现了若干流动不定的来自河南省的打零工的人，他们是男青年，哪家工厂有零活要做，招之即来。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劳动力的流动是一种正常现象，问题是要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，使雇佣关系纳入正常化、法律化的轨道。偏处太湖之滨一隅的开弦乡村已经面临着这个问题。

消费在增长

农村市场的繁荣，说明农民的消费在增长。这是我们今年进村后的另一强烈感受。1991 年村的报表反映，开弦弓村全年农民投入建房的资金达 342 万元，又有 71 户盖了新房，其中 61 户盖的是楼房。据谭汉文说，现在全村有 80 户农户住进楼房。此外，全村已有 10% 的人家用上液化气，20% 的人家自己安装了自来水和卫生设备。这使这位村党支部书记深感认识落后于形势，现在应该着手筹办自来水厂和液化气站，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多种多样的需要。

村民的消费增长还表现在对吃的需求，除了在前面介绍的早市情况外，这里着重讲一讲在几家百货店的见闻，过去很少看到的袋装面包、西式糕点、娃哈哈，如今也出现在农村商店的柜台上。去年我们问开百货店的徐兴传有关营业情况，他说：“烟酒为大宗，商品以中低档为主，高档的烟酒，除非公家待客，很少有人问津”，今年情况变了，名酒五粮液，优质双洋、古井……，中华、红塔山以及三五牌，都摆在货架最显眼的地方，其他几家也摆出了相当数量的优质名烟名酒。再有一点也是前几年没有看到的，就是多数店家添置了一个电冰箱，供应各种冷饮。

对于结婚费用，我们这次没有作典型调查，村妇女主任提供的数字是约在两万元左右，这些钱主要是用来购置家具和家用电器以及宴请宾客，还不包括盖房那必不可少的一笔大支出，这个数字比我们 1983 年调查时所得出的 3000 多元，增加了七倍，扣除物价上涨因素，人们消费需求增长的幅度，也是较为可观的，但如何使人们手上多余的资金用得更合理，应该引起舆论导向的重视。

由温饱到小康，由小康到富裕，不仅是生产力水平的两次飞跃，也是人们消费水平的两次飞跃。外国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睁大双眼盯着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；我们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，千万不能忽视这个不断扩大、正在发育中的国内大市场，特别是广大农村这个有待开发的大市场。

家庭的变化

我们每年去江村，最喜欢串门，与农民谈心，今年适逢大忙季节，白天几乎户户铁将军把门，给家庭访问带来困难，我们只好夜访，或到田头，尽可能地做些跟踪调查。

全村唯一的纯农户陆阿金，原继承父业，务农之余兼看公路护林，今年与阿舅合购了一条船，搞起了水上运输，务农的事完全落在妻子周唐英肩上，这样，开弦弓村的最后一户纯农户已成为地道的兼业户。如果从实行联产承包算起，这个村的农户由单一从事农业发展为多门类就业，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，

我们跟踪调查的人家中，曾有4户联合家庭，即通常说的大家庭。其中3户—徐宝林、蒋金娥、周阿娜，已经先后一分为三，还有徐雪其一家。这个9口之家三代同堂的大家庭，今年也终于一分为三了。和徐雪其及老伴在一块住的是即将出嫁的女儿徐勤梅，徐家原来的七上七下楼房，分给两个儿子的小家居住，徐雪其则住在新盖的三开间的两层楼房里。这楼房很别致一半在水上一半在陆地。既是住宅，又是码头和船坞，徐家父子共有三条船，就有了固定停靠的地方。这一家虽然分居分灶，各自独立，但是，仍不免分中有合，主要是在业务上，要互相配合，进行协作。徐雪其和小儿子徐勤松各用一条船为盖房子的人家吊装建筑材料，大儿子徐勤峰则与别人合购了一条挖泥船，到各地清河淤，修码头。徐勤峰的挖泥船的业务较忙，有时就需要徐雪其和徐勤松相助。但是，亲兄弟明算帐，上船干一天活给20元钱。因为三家经济收支是分开的，亲缘并不能代替商品交换的原则。

村里的两家个体工业户的情况如何呢？我们两次去经营印刷厂的周明金家，均未见其人，只知他教书之余，仍在搞这第二职业，我们造访周玉官时，恰好这位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企业家正在家中。前两年因市场疲软，产品销不出去，货款收不回来，周玉官一气之下，改行经商。经过在外面的跌打滚爬，认识到经商虽然能赚大钱，但毕竟风险大，而且人身安全也缺乏保证，想想还是在家把自己的小本经营搞好，比较可靠。周正奎老人对儿子的转变很高兴，周玉官的岳父徐春全也很高兴。徐春全原在附近的民字洪村当会计，现已退休，因为身体还结实，会算帐，交际广，于是就到女婿的工厂发挥“余热”。他们两老一少是这样分工的：周玉官内外兼顾，负责产品设计和推销；周正奎在家管生产；徐春全对外搞供销和金融通。经过几年的市场竞争，他们认识到千条万条，产品质量是首要。今年，他们改产品外加工为厂内生产，雇了三个河南青年，住在家中，严格按照技术要求进行操作，以保证产品的质量，周玉官说，电子行业形势很好，订货的厂家很多。他们目前正在为上海一家工厂加工赶制一批电子音乐灯的底板，这是国外订货，要在圣诞前投入市场。周玉官还告诉我们，他们厂今年产值20万元，明年争取达到40万元，几年内搞到产值上百万元的规模，把个体工业户发展成为私营企业。他考虑的唯一困难，是如何解决扩建工厂的用地问题。周玉官的一番谈话，使我们联想到周阿娜的第三个儿子周雪建承包邻村的一个机械厂，在村里还看到“做家具”、“代电焊”……之类的个体户商标。看来开弦弓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，个体、私营经济也在自发地缓步前进。

外来婚姻，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。我们跟踪调查的来自云南和四川的三位姑娘，这次只见到两人。其中一位原来喜欢唱歌，可是，当我们在她的房间刚刚坐定，还没有提问，她就边流泪，边述说丈夫的不是，这时，正巧另一位拉着孩子来串门，她只在一旁静听，既没有发出共鸣，同病相怜；又未暗自庆幸，从表情上看得出来，她对自己的婚姻虽不够满意，但是如今有了孩子，也只好这样过下去。对这位诉苦的媳妇，我们听到两种不同意见：一种是她自己的说法，她想把家庭搞好，可是丈夫嗜赌如命，做泥水匠赚的钱，全输在赌场上。去年，她一气之下，跑回四川娘家。可是，丈夫追到四川，痛哭流涕，表示悔改，这样才又回到开弦弓村。那知，他恶习难改，不久又故态复萌。她指指传来僻嚼啪声的隔壁邻居家，原来又在那里打麻将呢！她越说越气：“他这样下去，我们那一天才能过到好日子呢？想来想去，只有离婚！”另一种意见，说她好吃懒做，田间的农活一概不干。但是，她说，她替村里看鱼塘，并没有白吃饭。对于这一家的家庭纠纷，妇女主任如能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，是不难解决的。村里的赌风村委会也应该管一管。我们打听另一位的情况，她们说，她与公公的关系，经过妇女主任的调解，已经和好。千里姻缘不易结，但愿村里的“女管家”，常把外来的媳妇放在心中。

教育与青年

对农村的教育，我们怀有特殊的感情。迈进开弦弓村小学的大门，清香扑鼻，月季花盛开，环视四周，院里已经种上长青树。新建的水泥篮球场、铺上细煤渣的跑道、金属制的攀登架、沙坑，一一呈现在我们的眼前，改变了以往校园中空荡荡的景象。教学楼内白粉壁仍然干干净净，没有一点乱写的痕迹；图书室有图书，活动室有乒乓球桌，广播室有了播音设备，井井有

条。据村里负责人说，为学校办这些事，他们今年已投入 8 万元，最近省教委负责同志前来检查，比较满意，以为在村一级的小学中，称得上是“一流”的。只是有的教师谈到同工不同酬，民办教师终身民力、时，仍不免有伤心之感。

开弦弓初级中学的境遇就不同了。这个学校三个年级，已有两个年级并到了乡中学上课，明年暑期开学，将全部并入乡中，学校也就不复存在了，我们看到学校一副冷清、败落的模样，与小学对比，一兴一衰，不胜感慨！

我们曾找了几个高中落榜生交谈，感到有三个问题，应引起重视，

一是农村中学教育改革问题。目前这里的高中，仍搞的升学教育。可是，每年能升入高校的数量很少，今年开弦弓村只有一人，多数高中毕业生回家务工或务农，待遇却和初中生一样，好像高中三年白读了。去年，我们讲到，周兴荣夫妇满怀希望女儿能考取高中，那知，落了榜，如今进了乡缫丝厂当了工人。根据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，工业要上规模、上档次、上水平；农业要向优质、高效、创汇方向进军；新兴的第三产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，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。因此，农村高中教育应该实行分科。一部分学生入普中，准备升入高校；大部分学生入职中，以适应农村三大产业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。城市中学教育实行双轨已有多年，并取得成效，苏南农村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，二是农村业余教育问题，也应列入村的议事日程，开弦弓村小学有两位老师，参加自学考试，经过多年努力，有一位已通过，获得大专学历。函授、电大、自学都是有志青年接受教育、获得知识的渠道，为什么只走升入高校那条独木桥！不少村对升入大学的青年有经济上的支持和奖励，这可谓“锦上添花”；我们想还应该“雪中送炭”，对留在农村坚持业余自学的青年，也应该满腔热情地给予奖励，并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。三是农村青年工作问题。村里的知识青年逐年增多，特别是一些高中毕业生，他们有的进厂工作，有的无所事事，“赢得青年，才能赢得未来”，对这个重大问题，却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。农村共青团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，可惜我们很少看到听到他们有什么举措。例如根据青年人的特点，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、体育、娱乐活动等，其实，办这些事，并不要花什么钱，村委会有大会议室，音响设备，小学有操场、乒乓室、晚间都可以利用，关键在于要有人去组织。这大概是通常强调的要两手抓，属于其中一只手应该抓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范围吧！

注

[1]前三次调查报告，分别刊在《江苏社联通讯》1989年第3期、《江苏社会科学》1991年第3期和1992年第3期上。

（王淮冰，1919年生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顾问，研究员；李明，1964年生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实习员）

（责任编辑：言义）